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La lutte de classes*  
Nouvelles leçons sur l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 阶级斗争

## 工业社会新讲

*Raymond Aron*

[法国]雷蒙·阿隆 著 周以光 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 阶级斗争

## 工业社会新讲

*Raymond Aron*

[法国]雷蒙·阿隆 著 周以光 译

本书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 / (法) 阿隆 (Aron, R.) 著;  
周以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6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La lutte de classes-Nouvelles leçons sur l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ISBN 7-80657-482-4

I. 阶... II. ①阿... ②周... III. 阶级斗争-研究  
IV. 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2939号

Copyright © 1964 by É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Éditions Gallimard throug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138号

书 名 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

作 者 [法]雷蒙·阿隆

译 者 周以光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Éditions Gallimard, 196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182千

版 次 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82-4/I·373

定 价 13.5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主编的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 前 言

1962年,当我发表《工业社会十八讲》的时候,我写了如下一段话:“这些课事实上是于1955至1956年间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曾由大学文献中心把授课内容用速印机油印出来。直到今天我仍拒绝把讲稿原封不动地出示给更广泛的读者。我把我迟疑的理由立即告诉读者。这些课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研究的机会,是学习的工具,它们启发一种研究方法,勾画出一些概念,提供一些现象和见解。讲义中保留着而且不可能不保留讲课和即席发挥的痕迹。这些课程事先没有撰写成文,因而是口语形式的,难免有缺陷,事后尽管做了修改,以减少其不足之处,但不可能彻底消除。”

《十八讲》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国外多家出版社表示要将它翻译出版,这促使我决定发表这第二册书,然而我仍然要重申关于前面那本书所做的提醒。本书的十九讲是于1956至1957年间在巴黎大学教授的课程。分析阶级斗争是继分析工业社会之后进行的,虽然对阶级斗争的分析本身是自成体系的,但是读者只有把两册书看做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才能充分抓住分析的依据和意义。我对工业社会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曾使一些评论家感到意外的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进行对照的做法,在我看来都将因研究的展开而得到证实。对于工业社会的研究本身不是终结,它应该作为先导,引入另一项研究,即在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的对于阶级关系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再导向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这将是第三册《民主和极权》的内容。

同时,我很愿意用几句话来回答某些评论家对我的一个指责,应当说他们是出于好意,如米歇尔·科利内和罗贝尔·康泰。为什么我没有把本属于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的东西,即关于工业社会的思想和用语,归于他们的名下?如果我意欲对这个概念做一个历史性的概述,显而易见,我必然会去参照圣西门主义者或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如同我在其他情况下已经做的那样<sup>①</sup>。然而这不是我在《十八讲》中前四讲所要表述的意图,在那里我仅仅想粗线条地勾勒我打算遵循的方法,同时我也想提出把托克维尔预见的**逐渐资产阶级化**和马克思预言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两者进行比照。关于托克维尔既不是理论家又不是工业社会(在他所访问的美国当时尚不存在工业社会)的目击者这一点我很难不知晓,尽管米歇尔·科利内煞费苦心让我明白。但托克维尔**从政治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对未来社会的见解比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的看法要更加正确,本书要证实的正是这个事实,如果不是坐井观天看待西方社会,所确认的也是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决定了我选择上一个世纪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并展现他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为的是将它们与本世纪的现实进行比较。

把圣西门主义者阐述的题材与现实加以对照也并非没有好处和教益。我在论述有关战争的主题时正是这样做的,我引证了奥古斯特·孔德。然而当涉及圣西门主义者时,会出现两类困难:如同亨利·古耶在一些书中所论证的那样,亨利·德·圣西门本人的思想在圣西门主义中所占的比重很可能是有限的,而且无论如何,难以将奥古斯丹·蒂埃里、奥古斯特·孔德、昂方坦和

<sup>①</sup> 见《工业社会和战争》以及《历史意识的向度》。也参见1963年4月发表于《论证》杂志上的文章:《发展和思想》。

巴扎尔的贡献与圣西门主义割裂,虽然某些人对此故作不知,但任何人都未予以否认。圣西门主义者表达和传播了时兴的思想,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他们的思潮缺乏严谨和系统的形式。托克维尔或马克思分别对我提出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而我们也许不能对圣西门主义者作出同样的评价。

当然,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孔德能够称得上是我们所生活的技术社会的预言者,如今,在电子机器尚未管理我们这个社会之时,**经理阶层**管理着这个社会。但是他们在预示所有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时,却无视我们时代经历大分裂的可能性,这两册书(继而第三册)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力图客观地来讨论这个主题。托克维尔设想民主社会可能具有两种体制,一种是自由社会,另一种是专制社会。卡尔·马克思则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进而分别以这两个阶级所统治的不同制度之间的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孔德对**政治学科的特殊性**更缺乏判断力。或者至少是这样:假设某一天对事物的管理应该取代对人的统治,那么为使圣西门主义者和崇拜奥古斯特·孔德的人得到安慰,我们也只能说他们的预言还是大大地超前于今天的社会。

讲课距今已有六年多。最近十五年西欧历史发展之迅速令人震惊,使我今天不可能完全像昨天那样来探讨这些问题。然而,在我看来这项研究的成果已为世事的演变所证实。但是在某些要点上还需加以补充,在这个前言中,我将只是扼要地予以指出来。

一,工人阶级是越来越走向趋同,还是正相反,即越来越走向分化?分化的原因是工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有些是没有任何专业资格的非技术工人,有些是持有专业培训文凭的工人或



管理着一架机器的低级技术人员。我认为我给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充分的。任何简单的回答都没有价值,因为多种多样和互相矛盾的演变是纵横交错的。上一个世纪所有工业部门中的专业人员失去了他们的重要地位,此外,众多工业部门中的熟练工人似乎销声匿迹而成为毫无特色的人群,每一个人都被迫从事一项“分割得极细的劳动”。但是这种景象仅代表所有工业组织类型中的一种,在某些尖端工业部门(石油、电子、电气)中,工业组织类型好像完全不同。从新型工人阶级的情况看,一方面是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是更高的消费水平以及大众传播媒体的作用(这种作用将逐渐窒息上世纪可能存在的工人团体的原始文化和自主文化)决定了他们的态度。两种简单说法——日益增长的趋同,日益增长的分化——中的任何一种都不符合现实的复杂性。

二,随着经济的增长,群众,包括工人群众更加趋向于采取请愿的方式,而非造反的举动,这几乎不再成为疑问。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使阶级斗争**具有政治色彩**,换言之,无产阶级要把自身定位于一个旨在全面夺取政权的政党,这些都不再时兴,甚至在共产党保有稳固的常设机构和几百万选民的法国或意大利都如此。在意大利,共产党寻求一种更灵活的策略,并拒绝全盘谴责共同市场。经验甚至使最狂热的思想家都几乎不再坚持认为:在所谓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任何改善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合适地把工会和政党旨在进行即时的改革(列宁依据英国的范例称之为**工联主义**)称做实用主义的活动,而把共产党反对现存制度和以革命为目标称做意识形态活动的话,那么,十五年来欧洲经济的发展处处都加强了实用主义趋势,而削弱了意识形态趋势。

然而,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冲突从此没有其他目的,

仅仅是“利益分享”，那就错了，因为增加工资或抵制技术改造会引起痛苦的转化过程。尽管眼下在大部分国家中的大部分工人似乎对共同管理的种种方式还有点漠不关心，但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在某些国家，以组建企业为目标的请愿将发展起来。在实用主义争论和意识形态冲突之间，人们发现了第三种形式的论战或斗争，其最终目的可能是加强劳动者参与企业生活，或者加强管理人员或劳动者代表参与某方面的领导。

三，最后，在美国，有四分之三居民的生活水平继续在提高，与此同时，一部分居民——有人说占20%到25%，另一些人说占15%到20%——的贫困状况没有消失，相对地说，也许绝对地说，甚至有加剧的趋势<sup>①</sup>。这种现象在美国比在西欧国家更为明显，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保障的缓慢进程（老年人的贫困）、多种族的并存（黑人、波多黎各人）、悬殊的地区差异（某些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减慢）、青年的失业现象等。富足社会中“失败者”的分量不均衡地落到各类社会集团的身上。最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最可能找不到职业。

尽管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不那么突出，目前，欧洲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阶段，但时过境迁，同样的问题也有可能在这里显露出来。现代企业技术复杂，要求为数更多的劳动者具有越来越高的专业水准。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最缺乏专业知识的劳动者，即使被雇用，他们从工业社会感受到的也只是受奴役而非得益。

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足的社会里，贫困问题甚至赤贫问题正显现出来。这里所指的贫困不是在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下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的问题。这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贫困化概念没有

---

<sup>①</sup> 参见迈克尔·哈林顿：《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纽约，1963年。

多少共同之处。但是贫困问题并不因此就不存在，它恰好提醒那些素来易忘记它的人，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不是达到社会稳定和建立真正人道主义关系的灵丹妙药。劳动能够创造数量日益增加的财富，使得造成上世纪被人们称为社会问题的依据发生变化。现在更重要是是提高生产率，而不是改变对现有财富的分配方法。然而，一味的经济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技术进步都不能担保会带来公正的秩序，更谈不上保证出现符合人类所向往的生活条件，人类为此而改造世界，甚于对自身的改造。

许多读者从《十八讲》中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按人们通常理解的含义讲，这个结论或者由于它极平凡而被认为是明摆的事实，或者被看做是错误的。显而易见，一切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都呈现相似的特征，一本苏联杂志竭力对我进行的辱骂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的真相；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我力求明确指出苏联式经济和西方式经济间对立的真实本质。在双方的科学和生产技术都相同的情况下，在两种经济模式或增长模式之间，在两种类型的工业社会之间作比较是合情合理的，为了得出这个推断，无需成为像莫斯科的批评家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说这两种制度具有相似性并不意味着——那些在苏联《文学报》上反驳我的人可以放心——能够贬低两者的区别。即使比政治制度差异更小的经济制度，其区别也足以使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进行斗争”。斯大林的经济制度和赫鲁晓夫的经济制度都不允许我们要捍卫的政治自由存在。

但愿有一天，这些差异会缩小，两个世界将不仅像今天一样意识到它们的共同利益是不互相摧毁，而且意识到它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我热切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只要和平共处即理智地拒绝热核战争，尚未变成思想意识共处，也就是说，尚

未承认对方的存在权利,尚未停止宣称自己掌握着惟一和绝对的真理,只要论战的目的仅仅是在于使用什么最有效的方法以清除所有不赞同越来越过时思想的人,那么,对于制度进行的比较社会学研究将依然是学院式的习作,而不是历史性的对话。但是学院式习作有时已为历史性对话做了准备,也许正在热闹的宣传声中悄悄地成为历史性对话的真正组成部分。

1963年8月于布拉奈

# 目 录

前 言 .....	1
第 一 讲 回顾与展望 .....	3
第 二 讲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 .....	14
第 三 讲 阶级的两个定义 .....	28
第 四 讲 定义、调查、问题 .....	41
第 五 讲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 .....	54
第 六 讲 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 .....	67
第 七 讲 苏联社会中的阶级关系 .....	79
第 八 讲 从社会阶级到政权 .....	92
第 九 讲 分离的领导者 and 统一的领导者 ...	104
第 十 讲 对领导阶级的比较 .....	115
第 十 一 讲 社会发展趋向 .....	128
第 十 二 讲 从阶级斗争到既满意又争论 .....	140
第 十 三 讲 客观区分、社会差别、阶级意识 ...	152
第 十 四 讲 阶级和社会流动 .....	164
第 十 五 讲 从社会流动到人才流动 .....	180
第 十 六 讲 展望西方各类领导 .....	193
第 十 七 讲 评苏联式制度的变化 .....	206

第十八讲	展望苏联各类领导 .....	218
第十九讲	结论 .....	231
附 录	.....	245

# 阶级斗争

——工业社会新讲





# 第一讲

## 回顾与展望

今年我打算给你们讲的课是一个整体中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在去年讲了。今天我想先带你们回忆一下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内容,然后再说明今年课程的主题。

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是托克维尔的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同时提出的问题。前者观察到了一种向民主的演进过程,如同是上帝的意志,几乎不可抗拒,民主这个词的含义是社会地位的差异逐渐消失和生活状况趋向于拉平。马克思的观点既有相似之处,又迥然不同。他在十九世纪初观察到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但是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这种增长必然会导致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一个世纪以后,人们不能只满足于继续探讨马克思的问题,一个简单的理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种惟一的发展经验,而是两种:西方世界的即美国和西欧的经验,以及人们不加区分地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苏联式(我把这几个词视为同义词;它们简单地指我们能够在欧洲的另一边看到的发展模式)制度的经验。从此,中心问题就变成,在这一种制度或那一种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在什么程度上会诱发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疑问不是由带政治色彩的内心思索引发出来的,因为当今共产主义的官方理论家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对